我要吃火鍋

某美食家在內地一個節目說，如果要讓一種料理永遠消失，他會選火鍋，因爲只是把切好的東西放進鍋子裏，有什麼好吃？

火鍋，香港人叫打邊爐，後生一代像叫明星做BB一樣，叫「打邊邊」。如果認爲火鍋只是把切好的東西放進鍋子而否定其存在意義，似乎該美食家並不明白火鍋的眞義。火鍋在不同地方有不同湯底，不同食材，有辣有唔辣，有酸有唔酸。不同師傅用不同秘方製作出來的湯底，是獨一無二的招牌；不同的湯底沾上同樣的食材，放進口中呈現不同的味道，就是無論到哪個地方都要吃火鍋的原因。師傅把食店的命脈都放在湯底上，可說湯底是師傅畢生的心血，豈能忽視湯底而把火鍋只說成「把切好的東西放進鍋子裏」？如果用同一邏輯，又能否說壽司師傅只是把切好的東西放在米飯上？

我喜歡吃火鍋，因爲自己怕冷，無論麻辣鍋、涮涮鍋、部隊鍋、芝士鍋，都很適合在冬天吃。而且，火鍋吃的是氣氛。一生中無論吃過多少火鍋，最讓你念念不忘的，始終是人，不是鍋。無論是粵式中菜，還是西式扒餐，進食時間短，菜來了就要低頭進食，完全演繹了一張嘴巴不能同時吃和談的古人智慧。但火鍋卻不然，它可以讓一班人自然地邊吃邊談，「滾了沒有？」從這個話題開始，可以話當年，談人生；可以說未來，講抱負。當然最常見是打打鬧鬧，彷彿言不及義，但在毫無意義的背後卻讓最重要的感情不知不覺間滋長。我們這班好朋友，從小伙子一直打打打（邊爐），打到變成老伙子了，還一直在打，樂此不疲。而且，火鍋很平民，長官可以跟長官的長官吃龍蝦和牛鍋，平民可以跟朋友的朋友到大排檔吃千年湯底，味道不一樣，但在煙霧前的笑臉，從來都是最眞摯的。

「我要吃火鍋！」寫到這裏，心裏竟然有如斯強烈的欲望。離開公司，泊好車，感到風寒刺骨，今晚要到哪裏吃？朋友傳來簡訊，一家大排檔的地址，我微微一笑，說：「行了，還是吃火鍋吧。」

風陵夜話
耶　生
yeahstudio55555@gmail.com
逢周二、三、五、六見報

兩瞌睡蟲

明朝謝肇淛的筆記《五雜俎》卷七，轉摘了張東海《睡丞記》一文，裏面有兩個瞌睡蟲，讓人笑壞肚皮。

某華亭丞拜見某鄉紳，見他沒出來，就在座位上等，一會就酣睡了。主人來了，見客人在睡，不忍心驚動他，就在客人對座的位置上坐着等，一會也睡過去了。

不知過了多久，華亭丞醒了，看見主人在熟睡，不好意思叫醒，於是接着睡。又不知過了多久，主人醒了，見客人還在睡，也不好意思叫醒，也再接着睡。

等到華亭丞再醒來，已經傍晚，他一看，主人還在熟睡，還是改日再來拜訪吧，於是悄悄離開。等天完全黑下來，主人才醒來，不見了客人，也不問什麼原因，就回到屋裏去了。

陸游有詩說：「相對蒲團睡味長，主人與客兩相忘。須臾客去主人覺，一半西窗無夕陽。」

上面兩瞌睡蟲，坐的雖然不是蒲團，場景卻相像，喜劇感極強。

瞌睡場景，還讓人聯想很多。

多禮節：等候的情節，客人和主人，都有非常高的修養，都不忍心打攪對方的好夢。正常的情節是，客人可以睡着等，主人來了，喊醒，作個揖抱歉下就行了。或者，再退一步，主人睡着等，客人醒來，喊醒主人，作個揖抱歉下也行了。但他們偏偏不，一直你等我等，似乎在等夢裏相見。

慢生活：煩躁的時代，一定不會有這樣溫馨的場面，慢吞吞，靜悄悄，時間似乎都停止了。客人可能有急事，但他內心不急，主人也有很多事要處理，但他內心同樣不急，今天的事今天一定要辦好嗎？明天照樣可以辦，也許，明天辦要比今天辦得更好。

當然，坐下來就能睡覺，取決於客人和主人的身體機能，挨着枕頭就睡着，不，沒枕頭他們也睡得着。

能這樣肆無忌憚地睡覺，實在是件無比幸福的事。

筆記新說
陸布衣
1164334351@qq.com
逢周二、四、六見報

明星大偵探

內地娛樂產業發展得如火如荼。乘着互聯網這趟特快專列，不少內容平台都推出了自己的原創娛樂產品。音頻平台的付費課程，視頻平台的自製綜藝和網劇，最爲典型。傳統媒體自然也不甘人後，紛紛在互聯網市場「開疆拓土」，以強大優質的內容製作團隊，打造爆款內容產品。湖南衛視在其網絡平台芒果TV推出的《明星大偵探》就是其中佼佼者。

因爲喜歡看推理作品，朋友推薦《明星大偵探》這檔主打破案揭秘的綜藝節目後，我便成爲了它的忠實觀衆。每一期一個案件，六名玩家均爲嫌疑人，只有一位是眞正的兇手。玩家需要和偵探一起，闡述不在場證明，然後現場蒐證，集中推理，最後找出眞兇。觀衆將旁觀整個破案過程，根據玩家發言做出自己的判斷，往往不看到最後，很有可能冤枉好人，讓眞兇逍遙法外。

已經推出四季的《明偵》，在內地影視評分網站，口碑一直保持在九分上下。不少網友對它的評價都是「近年來最讓人心服口服的網綜」。和其他那些圈了錢就跑的綜藝不同，隔着屏幕都能感覺到《明偵》節目組踏踏實實做內容的「匠心」。

細細分析，這檔綜藝的主要賣點有四：其一是明星陣容，王牌主持人何炅、撒貝寧是固定玩家，港澳台及內地的演員、歌手、當紅流量偶像來來往往做嘉賓，陣容已然吸睛。其二是製作精良，由於節目中涉及許多場景和道具，每一樣東西的搭建和製作都盡顯巧思。其三是編劇強大，由於獨特的「破案」節目機制，每期節目的兇手和嫌疑人們的劇本彼此獨立卻又環環相扣，層層遞進，懸念迭起。其四是貼近受衆，每一期節目的主題和當下熱爆的網絡話題或社會現象多少有些關聯，因此很能博得活在互聯網時代的年輕受衆的好感。

《明偵》自上線起，人氣便一直居高不下，尤其受到八〇後、九〇後的觀衆喜歡。說到底，市場從來不缺內容，缺的是好內容。眞正的優質原創內容，仍將領跑時代。

即興判斷
侘　寂
treekakira@gmail.com
逢周二、六見報

「河東獅」攻略

「河東獅」有多恐怖？蘇東坡戲謔陳季常「忽聞河東獅子吼，柱杖落手心茫然」，但足見這位陳柳氏尚還未到讓人「談獅色變」的地步。否則，東坡哪還有心情玩笑呢？

皇帝坐金鑾殿，左班文官宰相居首，右班武臣將軍領銜，指點江山，生殺予奪。然遇到「河東獅」，也都只好俯首。房玄齡位極人臣，「夫人至妒」，唐太宗賜他美人，屢辭不敢受。太宗怒了，令房夫人二選一，要麼做妒婦要麼就處死，而房夫人面不改色：「寧妒而死」。太宗於是以醋假充毒酒賜死，房夫人一飲而盡。皇帝無奈：「我尚畏見，何況於玄齡。」正是獅不畏死，奈何以死懼之？

晚唐時的王鐸，同樣位居宰輔，繼承房前輩懼內傳統。奉命征剿黃巢時，巢兵從南而來，又接報夫人自北將至。前後夾擊，雪上加霜。詢問幕僚如何安處，幕僚戲曰：「不如降巢。」

文官如此，武將亦不遑多讓。戚繼光一代名帥，戰場上殺得倭寇聞風喪膽，在家中卻只好以軍刀當菜刀，給夫人宰雞。所以《醒世姻緣傳》說，娶一賢妻人生乃至高無上美事，比孟子「君子三樂」還要樂。「河東獅」進門，就像將一把累世不磨的鈍刀在頸上鋸來鋸去，跟閻王的刀山劍樹差不多。

但畢竟鬚眉不乏英雄，偶有不懼「獅威」的偉人，替夫綱不振者出頭。高谷是明代歷仕五朝的一品大員，也是治國有心、齊家無膽。夫人悍妒，沒有生育，高谷納一小妾，又被禁止同寢。同僚陳循來訪，高谷說起不孝有三，愀然淚下。夫人屏後聽到，立刻跑出來破口大罵。陳循狀元出身，脾氣也不小。登時掀翻桌案，抄起棒子將她捶倒仆地，厲聲訓斥：「汝無子，又不容妾，是欲絕高氏後耶？」高夫人自此收斂不少。小妾後生一子，友人戲稱：「此陳公一怒之力也。」

陳循比蘇東坡仗義。不過，假使房夫人，與陳大人對壘，則鹿死誰手，尚未可知也。

瓜園
蓬　山
gardenermarvin@gmail.com
逢周二、四、六、日見報

《爸媽眞的愛你》

大細路劇團自成爲牛池灣文娛中心的場地夥伴，每逢公衆假期便推出節目，聖誕新年期間的《爸媽眞的愛你》就是典型的合家歡戲劇。

故事以該劇團以往創造的角色多士妹爲核心人物。多士妹永遠是一位小學三年級學生，性格活潑，精靈跳脫。她與其他角色，例如阿明、易合一、藍同學、呂同學，都是就讀同一學校。他們既有小孩子的純眞無邪，同時亦開始產生青春期的反叛衝動，在學校和家庭都會遇到開心及疑難，形成有趣的效果。

《爸》劇開場時候，多士妹剛完成學校中期考試，正等待老師公布科目成績。因爲早前媽媽說過多士妹若能考獲九十分，便會給予禮物獎勵。可是成績出來，只有八十九分，令到多士妹忐忑不安。回到家裏，媽媽得知成績後果然大發雷霆，令多士妹既羞愧亦怨懟。晚上，在多士妹瑟縮的夢境裏，她發現爸爸媽媽從家裏消失，不知往哪裏去了，她於是又開心、又疑惑……

這是一個具有假如性的想像故事。孩子在日常生活備受照顧，但假如事情有別正常的模式，他們會如何應對？父母一方面希望孩子可以成長自立，另一方面亦會擔心孩子不懂照顧自己，正如父母知道子女必然日漸長大，但同時又永遠是個小孩子。

演出方面，各孩子角色都是半面具的形象，即演員在頭部戴上一個特製面具，只露出口部來講述台詞及唱歌。劇有歌有舞，舞台布景及服裝色彩繽紛，都能提升觀衆的欣賞趣味。以戲論戲，《爸》劇的故事發展並沒有太大新意和啓發性，多士妹最終知道爸媽疼愛自己的心意，懊悔在潛藏想像裏曾經希望他們在世間消失；爸媽亦明白到不能過度催迫多士妹的考試成績，應該讓孩子的學習和娛樂平衡發展，故事的結局都在觀衆預期當中。話雖如此，在滿布急功近利風氣的現代社會，這種教化訊息仍然需要透過生動的戲劇傳達予觀衆。

文藝中年
輕　羽
cloud.tkp@yahoo.com
逢周一、二、三見報

偶遇薑黃

在所有的香料中，薑黃一直是若隱若現的標籤，像一個武林中不常露面的高手，以至於很多人都忘了它的存在。吃咖喱的時候，我們即使想到肉桂和茴香，卻難記起薑黃。再比如吃東南亞料理的黃米飯，就算老饕們明知藏紅花得來珍貴，難出眞容入饌，也做不到一下子就感激薑黃的默默救場。

從配角躍升至「C位」，也就是這幾年的事情。在美國的一個美食榜單中，薑黃竟然成爲過去兩年最受歡迎的食材，搜索量急劇上升。人們都想知道如何能把它利用到極致，當然，也好奇那無所不能的功效背後，從治療心臟病到帕金森症，是不是眞的如傳說般那樣神奇。

很多人會把薑黃和薑搞混，其實是個謬誤。雖然這種原產於印度的多年生草本植物確實跟薑同科，但並不是一樣的東西。光從外形上看，生薑形態飽滿而薑黃稍微乾癟，內部顏色也更深。薑黃的辛辣度不高，因爲粵菜不太用到這種食材，對港人來說還不熟悉。它的着色性非常好，被稱爲「天然色素」。我們食用的咖喱之所以呈現出黃色，也正是它的功勞。在中國內地，薑黃被當做藥材運用到了中醫當中，單獨聞起香氣濃郁，還帶有一絲厚重的苦味。因此在做菜的時候，對薑黃的使用配比也有要求，只需一點點，就能起到作用。

除了上色和香氣，很多人熱愛薑黃還是爲了它的營養成分。由於根莖中的薑黃素有抗氧化和抗炎功能，很多研究便指出，食用適量薑黃可以治療消化不良、心臟病甚至是抑鬱症。但正因爲走紅得太快，這種藥用價值就一直備受爭議。營養學家還怕人們吃過了量，引發副作用。雖然一切都沒定論，但既然是吃，就不要那麼貪心，只單純爲了這個食材去嘗試，不才是一樁美事麼！

食色
判　答
panda5171@163.com
逢周二、四、六見報

說不完的豬

「豬」的漢字很多，最初是「豕」，象形字，後來造的「豬」字，是形聲字。《爾雅・釋獸》記載：「彘，豬也。其子曰豚。一歲曰豵。」所以彘、豬、豚、豵，都是指豬。

豬在中國家庭，一向有很重要的地位。從金文到楷書的「家」字中，寶蓋頭的下面均爲「豕」。由此可見，中國古人認爲，無豬是不成家的。

對廣東人來說，豬有人氣，愛豬者衆，豬有說不完的功德，豬重要得「如珠如寶」！凡喜慶賀禮，結婚、生子、壽慶、賀歲，全都要有金豬上桌，像指定必備之體面佳餚。婚宴上名菜「乳豬全體」之前，更會有鼓樂喧天助陣，助長聲勢。

豬形象可親受歡迎，在漢語中，「豬豬」「傻豬」有時用來稱呼可愛、親密的人。但招人氣自然又易招人嫉妒；因此「豬」在人們口中，有讚嘆、有彈劾，這可從成語、諺語中見到。如「殺豬教子」，以典故中的曾子，喻做父母的要以身作則，從小培養孩子誠實的品德。又有「牧豕聽經」喻勤學，「大智若愚」喻表面豬樣愚蠢、實則是有智慧的人。「錢到公事辦，火到豬頭爛」喻條件成熟了，才好辦事。另方面，「肥豬」常被用來取笑人身形胖，而「豬頭炳」、「豬咁蠢」嘲笑戲弄那些想法或做法被認爲較愚蠢的人。貶抑「豬」之詞如「泥豬瓦狗」喻無用之物，「豬朋狗友」指能玩樂、不能共患難的朋友。「指豬罵狗」指拐彎抹角的罵人，「豬狗不如」是罵人連牲畜都不如的話。而「扮豬吃老虎」說用心機耍詐。歇後語「豬八戒照鏡」諷刺裏外不是人，或指當面給他難看。

撇開「豬」的褒貶義，且談「豬」在日常餐飲中眞不可缺。單點一味火腩，就可配合粟米、涼瓜、茄子、冬瓜、豆腐等多種變化，或是點其他部位如紅燒排骨、薰蹄、豬雜、豬潤腸、豬腳甜醋、豬肉餅、豬耳朵……變化多端。連受歡迎的例湯也「不容欠豬」，因廣東人相信豬的老火湯，補鈣補氣又補身。如豬心白肺湯、豬大骨熬菜乾、木瓜配瘦肉等湯，既好喝又有益，在平民化茶室皆幾乎可問鼎米芝蓮。

三好集
潘金英
blog.sina.com.cn/u/3232962857
逢周二、四、六見報

假象

朋友常對我說：「你總是胸有成竹的樣子，任何情況下平靜穩定。」

又有人對我說：「當你在場時，我們會安心，知道不論發生什麼事，你都能應付。」

謝謝朋友們這樣看重我，其實有部分是假象。

的確我可以在萬多人的場合做司儀；我上電視接受訪問樣子好老定；我隨時可以不拿講稿講半小時；我應付聽衆發問總能滿足他們。可是別以爲我完全不緊張，那鎮定從容有一半是假象。

你聽過我在台上唱歌沒有？是沒有卡拉OK音樂伴的清唱，我怕有音樂反而跟不上。表演唱歌我最怕兩樣，一是忘記歌詞，二是怕起音高了或低了，起錯音就會高不成低不就——高音唱不上去，低音低不下來。

你們不知道我是怎樣學唱的，一首新歌最少聽它百來次，然後不停的背。洗澡背，散步背，睡前醒後都一次次的背。

演講如果是學術性，每一個聽衆可能會問的問題都要有準備。譬如提及王安石的《元日》：「爆竹聲中一歲除，春風送暖入屠蘇。千家萬戶曈曈日，總把新桃換舊符。」就要知道屠蘇是酒，怎樣的酒？爲甚要喝？「曈曈」何解？桃符又是什麼？因此一小時的演說，往往要三十個小時去準備。準備越充分，表現越鎮定。

除了熟悉所講內容，配合的設備事前要充分檢查，電腦，Power Point的手指，咪……事先都要試一試。一句話：充分的準備換來滿滿的信心。

南牆集
阿　濃
m.facebook.com/A.Nong.cps
逢周二、六見報

「四大」頒獎禮還有意義嗎？

每年一度的四個樂壇頒獎禮，到執筆的一刻，只餘電視台的勁歌金曲頒獎禮還沒舉行（編者註：該頒獎禮已於十二日舉辦）。相信很多人都在感嘆，究竟本地還有沒有樂壇？而作爲樂壇指標的頒獎禮，其存在的意義和價值又在那裏？

從新城電台的音樂會來看，這是最大衆化的頒獎禮，因爲給觀衆的印象一向是獎項多多、「太公分豬肉」。這節目以前我都喜歡看，主要是歌星多、很熱鬧，得獎與否都沒關係，反正是人人有份、永不落空。但近年我就連這興趣都減低了。對此有點不解。我是不折不扣的標準樂迷，從昔日的音響組合、收音機、卡式機到CD機，再到今日的互聯網興起，幾乎接觸過所有類型的歌曲。「歌王」皮禮士利年代，我不是「貓迷」，我喜歡奇里夫李察，他是英國歌手。那時候有很多很多好聽的流行曲，電台聽UNCLE RAY，百聽不厭的作品現在都成了經典歌曲，到後來重型的搖滾樂隊興起、「披頭四」的出現，外國樂壇又步入了不同年代。

本地歌唱事業曾有一番新景象，很多流行樂隊出現，許冠傑的「蓮花」、泰迪羅賓的「花花公子」，還有陳潔靈「新特樂」樂隊的前身是由兩位姊妹花組成的「特樂」。

讓人懷念的樂壇前輩陳任JOE，那時也擁有自己的樂隊，名字我已記不清了。衆多樂隊的出現，令樂壇充滿一片生氣，每星期在中環的大會堂，常有音樂會舉行，歌星有鍾玲玲、杜麗莎等，樂隊佔了大部分，是年輕人的樂園。

「四大天王」年代，讓樂壇走向不同方向，亦同時出現了很多不同類型的歌手，那幾年的樂壇頒獎禮是每年必看的音樂節目，星光熠熠，亦是CD唱片業的全盛時期。再說回頒獎禮，四大機構有沒有想過，曾有業內人士建議四台聯播頒獎禮。其實這個建議不錯，不妨試由其中一台主辦、三台協辦，實行輪流主辦。我想很多樂迷都希望有更多新歌手出現，重現昔日頒獎禮的光輝日子。

衣尚
蕙　蕙
逢周二、四見報